



子静閣一集 文一

詩文

〜 16  
3302  
1





門 16  
號 3302  
卷 1

寧靜閣一集 上下二冊

# 殷石溪文鈔

嘉永元年孟夏新雕



黒川真道藏書



寧靜閣一集序 **自題**

大槻士廣文詩既刊行焉、題曰寧靜閣一集或謂予曰先生文能發揮道義使讀者通悟詩能暢叙性情使誦者感起是則勿論也抑先生年猶未老而其學造詣不測乃遠刻其所著得無不與寧靜之號

卷之七 彼崎序



相稱耶子曰嗚呼是士廣之所以  
為士廣也士廣之西遊長崎也齡  
纔弱冠當時才鋒已壓人予一逢  
驚嘆跋其游草東歸之後自視歛  
然謂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寧靜  
無以致遠武侯之言可師矣寧靜  
之號蓋出於弦索自警之意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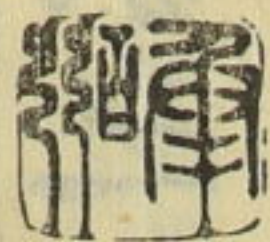
去浮華而就沈實舍百家之汎濫  
而究六經之蘊奧士廣今日之志  
如此也已然根之培者枝葉自秀  
源之浚者流派自多士廣之文詩  
皆寧靜之枝葉流派而門人珍重  
不能不刊行謀不朽焉而士廣猶  
不忘於寧靜謂我其可止於此矣



目自題曰寧靜閣一集然則二集  
三集之出其益致遠也可知矣會  
門人來書更求予序乃為錄告或  
人之言以釋此書題名之意

嘉永二年歲在己酉閏四月

浪華小竹散人筱崎弼撰并書



石溪文鈔序

陸奧為州幅員廣袤多佳山水。流  
鎮參錯宜。而山至。其地。壤  
宜沃。在。其。之。錄。甲。乙。名。鄉  
在。其。之。性。又。有。如。之。而。未。以  
一遊。每。以為。憾。大。概。其。之。信  
也。如。其。文。序。余。為。之。序。自。其。山  
水。其。之。出。名。士。文。人。之。序。











知化四年丁未嘉平月

良高安精定搃

善梁園研書

竹口貞高刻字

磐溪文鈔目次

卷上

序十二首

孟子約解序

瘍科新選序

遠西砲術畧序

新製輿地全圖序

西韻府敘

蓮塘集序



溪琴山人第三集序

集句梅花百律序

東海道中詩敘

松塘小稿序

沿海游草序

海莊珊瑚編敘

記七首

表上 芹川莊記

發新文 樅堂記

廣胖堂記

一家法記

青虹館記

一枝堂記

相忘亭記

題跋共十首

水西莊圖跋

跋菱湖翁八分千字文

饌書跋



跋大竹蔣塘楷書帖

天嶺牧生四體書帖跋

海嶽詩囊跋

題岩泉翁八十壽詩卷首

題椿山山人畫梅譜

題菊畦翁書畫帖

題手錄誠園詩存

卷下

論一首

管公論

書二首

奉參政佐藤君書

答安中侯白氣問書代

碑文墓表共八首

青地林宗翁墓銘

靖軒新妻君墓表

齋藤公恕招魂碑

靄崖山人碑



渡邊神劍君墓表

毅齋井先生墓銘

榕庵宇田川君墓表

箕作玉海墓表

附經說十首

論語四條

孟子六條

通計五十首

余少年諸稿。燼於甲午之火。蕩然靡遺。今所

錄。皆係中年以後之作。爾來潛心經術。從事

鉛槧。不能專攻文字。如曩日也。然往往應諸

同人之請。撰序記。作題跋。製碑板之文。積年

之久。畧成卷冊。因手鈔為上下二卷。以詩三

卷附焉。題曰寧靜閣一集。亦聊自供覽觀。豈

足示大方哉。若夫二集三集之舉。雖老矣。尚

能收功於桑榆。弘化丁未孟冬磐溪學人崇

自記  
時年四十七

磐溪文鈔目次



或聞有餘約解之著。來謂余曰。子朱子窮畢生之精  
 力。集羣儒之大成。作論語孟子集註。自言增減一字  
 不得。則後之學者。將恪守遵奉之不暇。而子乃於孟  
 子。別有所注釋。豈亦倣末疏家之所為耶。抑過不自  
 量。而敢作一家之解耶。余曰。唯唯否否。吾則有不得



磐溪文鈔卷上

仙臺 大槻清宗士廣 著

孟子約解序

或聞有餘約解之著。來謂余曰。子朱子窮畢生之精  
 力。集羣儒之大成。作論語孟子集註。自言增減一字  
 不得。則後之學者。將恪守遵奉之不暇。而子乃於孟  
 子。別有所注釋。豈亦倣末疏家之所為耶。抑過不自  
 量。而敢作一家之解耶。余曰。唯唯否否。吾則有不得



已者耳。余平生好讀七篇。唯把正文。反覆熟誦。而坐卧行住。未嘗不置乎胸中。每有所心會。自有細字注脚。迸出正文上。輒援筆一一寫上。雖中夜必起點燭。不敢遺失也。然後反求諸家之說。以徵之。有合者。則取以附焉。其不合者。間或辨駁及之。是余之所以不得已於約解之作者矣。余雖不知其果能得大賢之旨乎否。而視之。夫末疏家拘拘瑣末者。顧不優乎。而又何不自量之為病哉。朱子嘗有言曰。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畧用今人之言語襯貼。

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又曰。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却將注脚看。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益。然則余之所為。庶乎不失朱子讀書之旨矣。若夫其說之於集註。有異同。則又非有所強求而苟為也。逐章逐句。依傍推尋。勢不得不然耳。子姑不問其異同。惟余之苦心是求。則於文義句脉之間。或有所發明矣。豈敢曰盡義理精微云乎哉。

瘍科新選序



兩伯陽有云。天下之理。不論巨細。必有其極到之處。字至王右軍極。詩至盛唐極。文章至韓蘇而極。學問至四書而極。吾知雖歷萬世。莫之能變也。但不知醫道當以何者為極。學者辨論聚訟。而空洞無據。遂使病者往往死於非命。是可歎也。余則以謂醫之不能至其極者。無他。不得其道也。苟得其道乎。又何其極之不可至也。今夫所以不得其道者。蓋有三焉。世之遵奉素靈者。一則曰陰陽。二則曰五行。牽合傳會。喋喋乎演其繆悠之理。而不知反徵之實際。抗然以為

醫之道盡乎此。一也。自泰西之說興。學者稍稍知其理之不可易。而繫吝於舊習。陽排其說。謂古經自有其法。何待彼言。而不知其自陷於固執之陋。二也。近來譯述之書。往往而出。粗工庸手。喜其簡捷。妄行漫施。以為得西醫宗法。而不知有其大經大本者。三也。以此為道。宜乎不能至其極也。蓋聞西醫之為道。先講內景實測之學。以察三腔十器四肢百體之所以營為運動。次究衆病本原之學。以識其內感外傷。所以致變之由。使其悉皆了然於胸中。然後據內驗外。



因常制變。以應凡百之病。是所以至其極之道也。歟。雖然。天地之大。人類之繁。五方不同其俗。起居飲食。從而異其常。則藥石之用。治療之術。土各有所宜。苟又墨守西說。而和漢經驗之法。概乎不問。則亦其失之大者。是故學者由西醫之道矣。而臨其施術。則溫涼攻補。銖兩輕重。運之一心。以應萬變。始得至其極也。譬之良將用兵。自其布陳分隊。以至進退攻擊之法。森然自不可亂。至夫奇正互用。乘機制變。以策回天之勲。則在一心運用而已矣。苟循行其法。而不知

合變。則亦趙括之兵耳。何救於敗哉。鷓齋杉田先生。蓋有見于此。向著解體新書。以明此道之源。令嗣立卿。善繼其志。述原病新書。以詳其委。今又譯瘍科新選。以盡其曲折。然後所以至其極之道始備矣。較之夫三者之所為。為其得失何如也。若夫明內科之學。以助立卿之所不及。世自有其人。則是道之致廣大。盡精微。得以至其極。亦將有日矣。嗚乎。使伯陽生於今。則將以為倥侗無據邪。抑以為得其道也。

遠西砲術畧序



泰西砲術之行。蓋三百年於茲矣。其始傳於我邦。方在天文群雄割據之際。而摧堅折銳。莫弗此器之賴焉。既而膺國家龍興之運。偃武脩文。與天下休息。而後砲術之用。徒施諸演技之場。競其中否。以粧飾太平耳。彼泰西則不然。邊烽日警。戰爭無止。故於此術。最致思焉。既悟火繩。不便于雨戰。代之以燧石。而其製造之精。運用之巧。比曩昔更有倍蓰焉。亦可以驗東西治亂之候矣。抑其以石代繩。實係我永祿十年事。惜乎。使其僅在二十年之前。則我邦之傳

石砲。而不知繩砲也。必矣。雖然。物之隱顯明晦。自有數而存焉。我三百年所未講之石砲。始顯於今日。而併其製造與使用。亦有傳之者。是端使彼百鍊千摩。精其技於數百年間。而我談笑袖手。受之於一朝也。宜速棄其舊而新之圖。然而世之砲家者流。動輒主張其術。反視斯種。以為洋外異流。不復問其技之精粗。雖曰清平之久。習慣使然。何其不思之甚也。是大塚同庵之所以有遠西砲術畧之著也歟。嗟夫。使此器固出於我邦之製。其揚此而抑彼。亦人情所或



然。今乃其法前後均出於彼。而墨守其舊。不從百鍊之精者。余安得不異而恠之哉。若夫大砲。我邦特傳大將軍佛郎機二種耳。此書所載曰船砲。曰城砲。曰野戰砲之類。皆是行軍不可闕之要具矣。而世之講焉者。何其寥寥也。吾重為砲家惜之。

新製輿地全圖序

易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今余細視。真作玉海新製輿地全圖。而後始有觀堪輿自然之法象焉。其南首北尾。脊背隆然。如玄武展四脚。以入於水

者。為亞細亞洲。其東狹西濶。延引其首。如朱鳥張左翼。以振於野者。為歐邏巴洲。其在西極。而上張下殺。腰尾太高。如白虎之挺身。以走于山者。為亞弗利加洲。其自東極。而偃蹇崛起。蜿蜒南北。如蒼龍之俛首。以飲于海者。為亞墨利加洲。而域中大地盡矣。若夫新和蘭諸島之懸於大海中者。亦猶招搖在上。而星羅列焉。誠造化之神工。宇宙之極觀也。雖然。余豈徒誇詫其詭異荒渺之觀而已哉。亦大有所感於此圖也。凡在此全域中。圓顛方趾之民。孰不履地而戴



天者。而或被髮文身。投水避熱。有不火食者矣。或衣羽毛而穴居。齧雪充饑。有不粒食者矣。獨我神明之域。屹立于東海之表。天度中正。地靈人傑。而穀粟之饒。魚介之富。洵稱天下樂國焉。然而終歲優游。溫飽于此。而不知所以報之。寧獨不愧於天地乎。然則所以報之者如何。古云。通天地人。謂之儒。有志之士。果能潛心聖賢之書。以立人道矣。然後考之天文。以極其奧妙。參之地理。以盡其廣大。方始庶幾焉。今玉海之講聖學。以及于此。其意蓋在於斯也。余烏得不

序而成其美焉。或曰。輿地圖之設。特在察外國之大小強弱。以備不虞之用。是則當路者之事。非吾人所敢及也。已。

西韻府敘

蓋西書翻譯之業。至於近世。漸極其精覈。獨其於下音譯。往往苦其難穩當。家兄元幹恒慨焉。嘗有西音發微之著。其為書配和蘭頭字輯韻。以唐山音四聲清濁。了然可辨焉。尚病其不備。更掇拾衆音。以成斯編。學者就二書所載。互配連合。則風雨鳥獸之聲。皆



可寫出。而况於翻西音乎。抑宇宙間萬國文字。不知其有幾異同。然要其大概。唯有形義達音二法而已。達音之法。如國字梵文。及泰西列國文字。皆然。形義之法。即唐山古今文字是已。今試執此二法。畧論其得失。蓋唐山之法。每字必有其義。或一字涉數義。故因音以求義。竟不可得焉。達音之法。則目一及之。口輒說其義。不復費經思也。由此觀之。雖其文華不及。而簡易便捷。則大有過焉。鄭樵七音畧稱七音之韻。出自西域。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音義可

傳。所以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此洵為公平之論矣。而唐山夸詡其國文字。動櫛外國。以侏儻鳩舌者。獨何歟。

蓮塘集序

己亥六月。梁公圖遽棄玉池之居而去。自言寓於蓮塘。以避暑養病焉。余聞而笑曰。豈其然哉。公圖之意。究竟在於詩也。既而風霜滿地。敗荷蕩盡。公圖飄然歸來。復住玉池。乃寄似其所得詩一卷。徵余弁言。余一覽拍案曰。果然公圖之詩進一境矣。願公圖平生



以詩為命。古人華實膏味。皆既咀嚼焉。所歎者。自然之境耳。於是乎。移城市之住。入山影湖光之中。十里雲錦。萬斛風香。朝餐暮歛。以養其性靈。遂發為六十餘篇。其瀟洒者。蓮之出秋水。而泥不染也。其清麗者。蓮之映朝暉。而露未晞也。其高潔者。蓮之亭亭淨植。而不可褻玩也。披覽之際。殆使人不可辨其詩似蓮花。蓮花似詩矣。嗚呼。公圖之詩。融化渾成之妙。至于此。亦可以無歎也歟。若夫世之觀斯集者。果能有悟乎此。則森羅萬象。皆吾師矣。寧獨蓮花而已哉。

溪琴山人第三集序

余聞溪琴山人之名於二十年之前。而不得一見之。今見其人於二十年之後。而詩酒追逐。懽然莫逆。未嘗不恨相見之晚。何其前太踈而後甚親也。山人無他嗜好。惟吟咏是耽。凡勝境樂事。無聊不平。苟有感於心。莫不皆於詩焉發之。蓋山人以遙遙南朝忠臣之裔。棲遲於海南寂莫之濱。名山在眼。大瀑洗耳。不復知有人間市朝之事。宜矣。其詩之優柔溫雅。浸淫於王孟韋柳。而出入李青蓮也。其集前後既上梓。而



上國諸家論之詳矣。今又將刻其第三集。囑序於余。披而覽之。則前之似王孟。似韋柳。似李青蓮者。今則融化渾合。沁入肺腑中。而其流出焉者。皆古澹而間遠。沈鬱而深穩。藹然已具一家之風格。嗚乎。亦可謂善學者矣。余嘗謂考槃在澗。碩人之寬。三百篇之王孟也。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三百篇之韋柳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三百篇之青蓮也。而山人之詩。殆庶幾焉。然則山人之詩。所謂不懈而及於古者。非耶。願余之於詩。夙好之篤。不讓山人。而才踈腕弱。不足為

山人之役。豈敢厚顏序其集之為。雖然。所以見其人於二十年之後。而懽然莫逆。如此之親者。未必不職此之由。於是乎書以問之。意山人其亦應笑而不答耳。

集句梅花百律序

靜一道人性嗜詩。又酷愛梅花。余嘗一讀其詩。寒秀枯淡。韻趣天然。蓋有深得於梅者矣。因想道人之居。必環植以老梅數株。而道人日飲酒其下。醒醉夢寐。無不皆在梅也。及訪道人之廬。團茅一把。環堵蕭然。



無復半弓栽梅之地。則又竊謂道人蓋借愛梅之名。以標榜其詩耳。既而讀其所集梅花詩纂者。凡古人詠梅者。博采旁搜。網羅殆盡。然後夷然以解曰。道人愛梅之實。其在于此矣。夫梅之為花。開於臘尾。謝於春初。其可寄賞者。不過旬有餘日。今且不求之清淺之水。黃昏之月。而逢諸古人殘香剩馥中。則無論冬春。雖盛夏炎熱之候。亦可以接冰姿玉骨矣。甚哉道人之愛也。愛之不已。前已有百律之咏。今又不自足。集古人成句。以作七律一百首。於是乎梅之韻度風

格。姿態橫生。情理盡現。而排比之巧。補綴之妙。雖化工之手。且不過焉。蓋道人為之。耗精嘔血。遂以至於沒也。嗟乎。若道人者。真可謂千古梅花知己也已。然則此百篇之詩。乃梅花之傳神。而道人之照影也。是豈可不刻以傳乎。頃者竹雪女史。以乃翁遺言。求求余序。余已悲道人之死。又喜女史之能為翁謀不朽也。乃不辭而作之序。序了。猶覺暗香之馥郁。來襲衣袂也。

東海道中詩敘



百花撩亂。禽鳥和鳴。而輿馬匆匆。只見公程不見春。可以不作此詩。或蠅營波馳。役役逐利。而巖岳之雲。湖海之月。未曾一興乎懷。亦可不作此詩。若夫情在攬勝。志存觀風。而藻思逸韻。觸處發露。則何可無此五十三首之作哉。蓋東海一道。為國十。為驛五十三。為程一千有餘里。其間不翅山川之多變態。而各國殊俗。每驛不同風。小畑詩山。乃以縱橫之筆。寫其委曲之狀。可以觀土風。可以察民情。又可以考政治之得失矣。古太史之官。陳諸國詩。以觀民風。則此詩蓋

在其所采擇焉。若以為一時遊戲之作。則非知詩山者也。

松塘小稿序

余昨既序梅磧初集。特稱玉池吟社多才子。而未及論其詩。今又序鈴木子松塘小稿。而益嘉吟社之得人也。於是乎不得不取二子詩一品之。蓋梅磧之詩。峻秀竒拔。氣格清高。如老梅之蟠屈乎谿磧。而踈踈著花也。松塘之詩。斬新清靈。風姿瀟灑。如稚松之直立於池塘。而濯濯抽青也。而問其淵源。則一玉池水



之所涵養。而一淡一濃。各自成趣。是詩境之所以為妙歟。願二子皆才藻夙成。而松塘最青年。前程悠遠。故吾更有望焉。其蹈厲奮發。凌蘇陸而駕杜韓。如老幹之亭亭特拔。而高擢乎雲霄之上也。嗟夫。余每南游觀於海。遙望鋸山之一抹如黛。未嘗不興一葦航之之想也。不知何時與松塘相逢于峭壁攢峯之間。重論詩格耶。松塘名邦。字彥之。房州人。其刻小稿之歲。年僅二十一云。

五古 沿海游草序

傳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又曰。觀於海者。難為水。蓋其所處高。則視下必小矣。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然則士君子所以大志氣豁心胸。舍山水其何以哉。吾門廣瀨生思孝。仕其侯為用人。簿書期會之不遑。猶能時時來講經焉。頃者請數旬之暇。作沿海諸洲之游。既歸。携示游草一卷。謁序於余。余謂鹿島畫島諸勝。都人士所慣游而熟知。不必論也。若夫登鋸山之巔。而一覽十州。游浪太之濱。而放眸南溟。其雲煙吐吞。波濤起伏。險怪雄壯。使人心驚目眩者。思孝



則盡收而入諸奚囊中矣。是其所以大志氣豁心胸。浩浩蕩蕩。果為何如哉。想思孝之歸而臨職。其理煩。屢劇。恢恢乎有餘地。亦必有異於昔日者矣。不特其詩之得江山助。而精神一新也。然後乃知彼紈袴貴游。玩山弄水者。皆屬徒游。而思孝之游。於是乎為實際矣。吾烏得不嘉而序之。

海莊珊瑚編敘

海莊菊池子。黃簾綠幕。讀書於柘原之濱。而紀南之詩。皆風流可歌也。甚哉詩人之有補於風化也。海莊

今又就其可歌者。更摘其美以錄之。名曰珊瑚編。余試翻而觀之。果然皆南海之琛也。其在大家。有若玉城大夫。雄渾富贍。自然有貴人風度。其在世臣。有若魯峯孤山。才優詩富。洵稱聯璧。其在布衣儒雅之家。有若野呂松廬。蒼老沈鬱。往往有老杜餘韻。其在慷慨氣節之士。有若原田霞裳。淋漓悲壯。可泣可歌。其在方外孟鉢之徒。有若藻洲梧溪。圓熟深奧。並窮其三昧。其他木海已山橋村敬齋諸人之詩。亦皆綺麗蔚縟。前後輝映。光彩奪目。宛如珊瑚之在水底。而扶



疎森立也。美矣哉。抑亦足以徵南維文明之象矣。嗚乎。海莊既成。此編以盡一方之美。而又欲廣輯三都諸家之詩。作一大美觀也。願海莊詩學精熟。胸中已具一鐵網矣。其采珊瑚。又采珊瑚。寧有盡乎。

芹川莊記

天下之名區勝境。擅美各州者。不可一二數。而求其秀媚清麗。雄偉曠豁之觀。莫若松島。琵琶湖焉。而松島余鄉也。其百千羣島。星羅碁布之狀。今不必縷述。琵琶湖之勝。則昔曾得一寓目焉。一碧萬頃。浩蕩際天。羣

峯環秀。繡峙綺錯。洵足以醒人目。而盪滌心胸矣。恨不能破數日程。以窮其朝暉夕陰之變也。嗟夫。二勝之秀媚清麗如此。而士之仕侯國者。往往縻於官途。欲一遊觀。而莫之能遂者多矣。而况託棲遲于此。朝雲夕月。踞而有湖山之美者乎。彥根藩岡本君吉甫。置別墅於湖東芹川之上。收所謂一碧萬頃者。為吾園池中物。晨夕遊以樂焉。願吉甫獨何以得斯福哉。及得其所寄家譜讀之。則曰。有是哉。積善之家。果有餘慶也。蓋吉甫之先喜庵君。從藩祖公於戎馬之際。



定謀決勝。惟幄之功居多。兼其嘉言善行。不勝擗指。而賢子令孫。克繩祖武。濟世美。以至於吉甫。則其餘慶之萃於一身。而受斯清福。固其宜也。雖然。吉甫之莊。豈特為遊觀而設哉。吉甫以藩之世臣。今又陞顯職。公事執掌。日不暇給。是宜有逍遙游息之所也。然則吉甫每退食之暇。輒輕裝小隊。齎酒携琴。以遊斯莊。觀嶽峙之狀於山。聽澎湃之聲於水。無心之雲。忘機之鷗。俛仰上下。悉與我心冥合。洋洋乎忘身之在。劇務紛紜中。是其所以頤性養氣。雖古大臣之綠野。

平泉。何以過焉。嗚呼。琵琶湖之勝。吉甫既居然有其美。而受用不盡矣。願余也。寒族小家。福分已薄。思欲隱棲松島。以樂吉甫之所樂。不可得也。但願婚嫁已畢。青鞋布鞵。探討名山。而到所謂芹川莊者。為吉甫賦其湖山之好。遊觀之樂。以了當年遺恨足矣。遂并書以為記。

樅堂記

桑名森君子文。命其所居之室曰樅堂。問記於余。余笑曰。子文之愛。何其僻也。今夫物之可以怡目者。莫



花若焉。是故梅花吾愛其清。桃花吾愛其穠。海棠牡丹。吾愛其態嬌而品高。乃至蓮之不染。汙泥。菊之不撓。風霜。亦孰不愛其妖嬈與瀟灑者哉。抑舍其色可愛。而取之歲寒後凋之質乎。又有漪漪之竹焉。有鬱鬱之松焉。何獨取於樅以名其堂也。子文曰。否。非此之謂也。吾鄉本在輿之白河。及寡君移封于此。從而徙焉。遂買某氏園以居。則有合抱之樅。蓋影偃蹇。亭亭特立。實百年外之物也。蓋係舊主人手植者。而其子若孫之愛養護持。以至乎此。皆其恭敬桑梓之至

情。而某之獲之。不敢加剪伐。因以名堂。亦老吾老。以及人老之微意也已。况樅之為樹。松葉而栢身。則有歲寒之操焉。其為材。脆軟而易用。則有柔順之性焉。某也朝夕鑒其操。以自厲。其柔順。則以施之一家。孝養之際。庶幾不失為子之職。則有大可取焉者。又何問其物可愛與否耶。於是余憮然而起曰。有是我。非子文之愛果僻也。余言之妄爾。抑其所以名堂者。子文既詳而告之矣。至子文之得諸意料外。而不自知者。則余請試舉以問之。蓋子文之讀書勵行也。務識



節目之大者。而畧其枝葉之細。特立于舉世鬪華夸靡之中。而不改節易操焉。其一發之於文。則無穠艷悅目之態。而蒼老沈鬱之氣。自不可及也。是其有得於樞者多矣。而子文則晨夕婆娑其下。起居食息。皆與之俱化。而不自覺其至于斯也。是所謂不愛之愛。而其實真深於愛者矣。非若夫愛海棠牡丹梅桃蓮菊者之徒。怡其色也。不知子文仍以余言為妄乎否。

廣胖堂記

廣胖堂者。郡山藩大夫平岡君偃息之所也。余嘗南

遊入芳野。而經郡山之治焉。時未與大夫相識。則不得觀所謂廣胖堂者。後十餘年。大夫以職事。祇役于江都。始得接其風采。遂周旋於文酒之間。既而大夫卒。役將歸國。以其堂記見囑。嗚呼。余雖未得觀其堂。既見大夫。猶觀也。乃且記之曰。所謂心廣體胖。是誠意慎獨之功成。而其德之潤於一身者然也。是故其必一毫勿欺。快然自足。俯仰上下。無所愧怍者。然後可庶幾焉。苟少有所不慊。則視聽怵惕。而舉動跼蹐。又何能望其廣大胖舒者耶。則大夫之眷眷警戒於



此固其宜也。雖然。在大夫之職。豈特自戒云爾哉。蓋當其執政也。不下堂而成治於一國。使其上下和平。四境安寧者。皆自心廣體胖而推之。而其退食自公也。又以其所以理國者。施之一家之中。而家人咸宜。和樂且湛。則其為廣胖之境。益可想也。嗟夫。余嘗恨前遊之不及花期。而欲再南其轅者久矣。他日倘能得訪大夫於其堂。遂從遊芳野之山。相與醉於花。風于月。詠而歸。以較所得之深淺。則未必不使大夫發與點也之歎也。顧大夫僻在南州。而余係累未除。何

時能了此願乎否。

一家法記

一家法者何。常陸木村氏所傳眼科之法也。何以稱一家。往昔有異人。來授一卷書於祖某曰。讀之可以開發羣盲矣。其怪且拜受之。異人忽不見。退而緝之。果銀海秘訣之書。其以為神授也。試以其法。驗諸鄉之病眼者。皆昭然發矇矣。遠近聞之。來請治者。日數十百人。木村氏遂以眼科起家於北河原村。子孫相傳。至今三世。人莫不知其為神醫焉。或曰。木村氏之



術神矣。何以傳之一家。而不傳門人也。余曰。木村氏非不傳也。蓋不可傳耳。凡術之神者。皆非人之所能也。天也。天之所授。其可傳之人乎。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非天之所授。雖以專心致志之功。且不可入。至妙之域。即天之所授乎。養叔之射。庖丁之牛。可以倫堯舜之治天下矣。故曰。梓匠輪輿。不能使人巧。夫木村氏之術。不可傳於人。亦是物也已。抑吾因有感焉。木村氏之術。發盲於目者。而吾儒之道。發盲於心者矣。發心之盲。無他術焉。使人博學審問。以去其昏蔽。

慎思明辨。以發其神明。如此而已矣。而欲發人之明。在先自明也。嗚乎。天地清明之久。名儒碩學。若此其衆矣。然而發人之明。如木村氏者。其有幾人哉。

青虹館記

館之西北。連山蜿蜒。蛇岳最高。其紫翠煙嵐。朝暮來入戶牖者。變幻陸離。不可方物焉。一水自西而來。若曳白練。沈沈無聲。直抵館之下。觸石激瀨。鏘然若鳴佩環。又折而南流。入平曠之野。是為鳴瀨川。川之上。有橋架焉。橋勢穹窿。若青虹之跨乎半空然。是斯館



之所取而名云。館之主人曰東文叔。瀟灑脫落嗜酒善談。每慕賴山陽為人。其書滿家。今試取文叔生平擬之。殆有彷彿焉者。夫山陽寓洛之三樹里。而山紫水明之美如彼。文叔住奧之三株驛。而朝嵐夕翠之奇如此。而一則隱于儒。一則隱于醫。放浪自肆。以遂山林之性焉。抑山陽抱奇偉之志。奮健筆以成一部之史。誅姦骨於既死。雪冤魂於久沒。是文叔之所不可幾及。而文叔執一匕以濟闔鄉之民。其興廢痼肉死骨之功。何必減於山陽哉。雖然。才有長短。業有大

小。非可概論也。特其間雲野鶴。超然高舉。不以軒冕累其心。則不失為同一丈夫而已耳。嗚乎山陽逝矣。舍文叔吾誰與歸。

一枝堂記

山君希逸以香雪為號。又命其堂曰一枝。吾是以知其愛梅之深也。夫梅滿山遍野。而所賞不過一兩枝。故曰。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乍橫枝。梅之蕭疎動人處。究竟在于此。顧林處士能會此興趣。而多栽三百株。以自累者。何耶。今希逸之園纔半樹。而取一



兩枝橫之瓶中。則堂之內外。皆踈影暗香矣。庾嶺浮山。不必求之遠。而坐領其佳趣。則希逸之愛梅。謂之過林處士。豈不可哉。希逸又甚好書。每春風微和之日。輒明窻淨几。臨撫古帖。硯不必良。筆不必精。而其所書字字皆香矣。人生快樂。何以尚於此哉。或曰。希逸之書太肥矣。不似梅之清癯。無乃所愛非其所好乎。余曰。何為其然也。所貴於梅。以其氣韻勝也。夫書亦氣韻而已矣。苟得其氣韻。肥瘦何論焉。昔陶淵明酷愛菊。而讀其詠古人諸篇。感慨激烈。凜有氣節。殊

不似菊之瀟洒可喜也。及徐誦之。然後藹然皆見菊之韻度矣。蓋深於愛者。形不必似。而神實迫之。陶之詩既然。希逸之書。何獨不然。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是豈形似之謂哉。作一枝堂記。

相忘亭記

古之君子。行已接人。必事事而記之。物物而察之。猶恐其遺漏也。書諸紳。書諸笏。銘之於盤盂。几杖之屬。而以自警焉。其欲不忘也。亦至矣。而今生方猛叔。以相忘名其亭。是果何說邪。凡天下之物。有忘而善者。



有忘而不善者。忘信義。忘廉耻。忘報德酬恩之事。是忘之不善者也。忘得喪。忘榮辱。忘謀利營私之事。是忘之善者也。苟忘其忘而善者。而不忘其忘而不善者。是為真善忘者矣。余嘗求古之善忘者。莫靖節先生若也。環堵之室。淡然忘貧。讀書忘食。撫琴忘憂。以至于併其身與世而忘之。不知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何其忘之善也。然擬諸吾猛叔。亦為非其倫矣。何也。猛叔生清明之世。而任大都繁華之衢。時非義熙地。非柴桑。而欲忘靖節之所忘。亦非忘之善

者。况乎猛叔善書之名噪一世。持絹素來乞者。紛然蟻集其門。則猛叔雖欲自忘。人誰使猛叔得忘邪。然則猛叔名亭之意。果何在哉。嗚乎。吾得之矣。所謂相忘。猛叔蓋自擬其書法之所到而已矣。善舞者與劍相忘。善書者與筆相忘。夫書至于與筆相忘。而無象之然。天下之能事畢矣。雖然。得之有本。困與記之謂也。蓋六書八體。神化變動。必困而後能記。記而後能忘。學者果能悟記後之忘。則近矣。不知猛叔以為得其說乎。猛叔若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則吾與



猛叔亦可以相忘於斯亭之上矣。

水西莊圖跋

餐叡嶽之絳霞。飲鴨川之清流。一吐而成千秋不朽文字者。前有石丈山。居嶽之南。後則賴山陽。居水之西。上下二百年間。吾得此二人焉。夫丈山一投其奮於萬衆之槩。而翻然慘吟雲弄月之筆。遂能成脫洒蕭散之詩。高風清韻。一讀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矣。山陽夙抱巖居川觀之志。脫然遁乎大邦仕藉。來卜容安之地。盤礴吮毫。鬱而成雄偉奇變之文。一部創

體之史。百世之下。使忠烈氣伸。姦雄膽寒焉。然則六六山人之詩。三十六峯外史之文。謂之與夫叡嶽鴨川。流峙乎千古可也。雖然。丈山詩仙之堂。得所寄託。而巍然存於二百年之後。而山陽水西之莊。則孤兒寡婦。僅庇其遺栖。果能與詩仙之堂。同其存亡乎否乎。是未可知也。今也。其外史之亭。山水之堂。梅花梧竹諸處。併夫嵐翠之縹緲。澄碧之演漾。入梅關畫伯精妙絕俗之筆。而刻以廣其傳。則水西莊之在天下者。將與山陽之文。永遺於悠久矣。尚何其存亡之問。



我嗚乎余昔游平安首訪山陽於水西之莊時生客滿坐山陽皆揮去特與余論文評古於山紫水明處又繆稱余文為後來有望也臨去懇懇以重游為囑後游長崎雖再得面晤行李倥傯不暇把臂論心也一別千古何嗟及矣今展玩此圖悲喜交集殆不忍釋手因為錄數語以付畫伯使其附刻之於後云

跋菱湖翁八分千字文

菱湖卷翁書備衆體其名已播海內外而人猶或議其八分株守漢法而不能別成家余一日語次質諸

翁翁欣然微笑曰善哉問非子不及於斯吾豈不能變者耶蓋八分始於東漢而漢諸碑皆盡其美善觀其點畫之間皆有至理存焉魏晉以降已不能具衆妙况近世乎且漢碑之存者日就漸滅苟非及此時遵而存之後生何由知前賢功夫之所到哉吾豈不能變者耶余於是悚然而起曰翁之識見如此其書之所以妙絕於一世也歟蓋變者其才而守者其職余之所以服於翁者固在乎此而今益見其卓然矣抑世之聰慧之人或恃其才不善其變往往陷於惡



趣而不自知。要皆坐胃襟之不豁耳。今茲戊戌之冬。其門人輩刻其八分千字文。來徵跋於余。乃錄所聞於翁者。以塞責云爾。

饌書跋

簡堂羽君之為縣令。慷慨憂民。有遺愛在下矣。今也養痾林下。專意鉛槧。湖海餘豪。日月銷除。而醞藉柔嘉。一團和氣。人莫不盎然心醉焉。崇辱交之久。葵傾之心。未嘗一日忘乎懷。而踈慵之性。伺候門下者無幾也。君則不翅不罪之。又以為意中之友。專价致斯

編。兼命鄙評。其虛懷如此。使人益欽慕不已。我願崇寒酸措大。一飽無時。今伏讀是編。江海之鮮。山野之族。珍肉異味。左右雜陳。終日滌指。而不知饜焉。寒僧重齋。貧兒暴富。洵羽君之賜也。抑君縣令於關東西者。殆三十年矣。世途之艱難。民情之疾苦。皆既備嘗焉。而柔不茹。剛不吐。以煦嫗覆育斯民者。上足以輔和羹之理矣。區區饌書。何有於君哉。雖然。多識之學。考據之力。固非朽腹粗心所能辨。則是編一臠之肉。亦可以窺君家全鼎云。



跋大竹蔣塘楷書帖

黃魯直評嵇叔夜詩云。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也。余亦云。蔣塘居士此帖。苟學書法者。不可不各置一本。晨夕臨摹也。便可以一洗從前俗體矣。蓋嘗聞居士之論云。宋明以下作楷法者。其書非不美也。嫵媚圓熟。殊乏神采。至唐代諸賢。則筆筆飛動。變化百出。縱橫有象。絕不類後人所作。余之所以最留心焉。今觀是帖。筆致絕俗。瘦硬之中。自有媚趣。蓋得力於褚法者多矣。則魯直所

謂。豪壯清麗四字。吾將移以評居士書。然是豈可與俗人道哉。

天嶺牧生四體書帖跋

北越之山。欽崎而邈迤。其水浩蕩以淼漫。而牧生天嶺。周游其間。風霜雨雪。備嘗艱難。而窘窮怫鬱。娛樂愉快。苟有動於心。必於書焉發之。故其書縱橫變動。而四時之氣象備矣。今展覽其所寄四體書帖。隸體如秋山。瘦硬而明淨。楷法如冬山。清勁而溫雅。行書之妍美婉約。則春山如笑也。草筆之淋漓顛倒。則夏



山如滴也。而一氣之所運動。如長江之滾滾流注。以趨於海也。嗚乎。天嶺書劍漫游。僅四五年。而其書之得江山之助者如此。余則一落都城紅塵中。學問荒穢。文思萎荏。猶山之崩而水之涸。能無愧於天嶺哉。尚幸獲觀其書。而收切於桑榆。亦天嶺之賜也。於是乎書。

海嶽詩囊跋

海之浩蕩。嶽之峻秀。盡收而入諸一囊中。牧山子之詩力。何其神也。今一披之。煙雲興。而紫翠迸。波濤驚。

而魚龍躍。恠竒百出。使人不可端倪。則其才之竒。亦可想也。然此囊所收。特東陬之海嶽耳。未足以盡牧山之伎倆也。設使牧山登蓮嶽之巔。涉鳴門之險。東西馳騁。以逞其神竒。則其詩之為駭心驚目。何如哉。顧余半生跋涉天下。所經海嶽。比諸牧山為多矣。第綿力薄材。無一語之領其勝。寶山空手。徒然而還。則益不能無望於牧山之竒才神力也。雖然。牧山既以雄為名。飛卿為字。則其志所在可知矣。姑贅數語于囊尾。以為異日刮目之資云。



題岩泉翁八十壽詞卷首

淡海岩泉明卿。突如來過敝廬。通刺門下曰。願得一見。余以無紹介辭。則曰。某之願見先生。非他。欲乞詩。若文。以奉賤父八十壽耳。余曰。若然。是孝子之行也。縱無紹介。吾將見以勉其孝矣。乃延之座。其人溫乎長者。媵色婉容。藹然于言語應接之間。余乃謂曰。子之所以為乃翁謀者善矣。抑壽之脩短。自係于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而况夸辭浮文。假令累千百篇。亦何有益于翁之壽哉。明卿曰。雖然。詩之與文。賤父之

所嗜也。供其所嗜。以養其心志。亦有延壽之道焉。余於是乎下一語曰。浥琶湖萬頃之波兮。不足以益翁之壽兮。截筆島千竿之竹兮。不足以添翁之籌兮。唯孝子一片奉親之心兮。可以使翁至於千秋兮。請以此代南山之頌。明卿欣然曰。先生之言。孟宗之竹。王祥之魚。且不若也。某將疾歸。而侑翁一觴也。拜謝而去。實天保某年上元之日也。

題椿山山人畫梅譜

三百篇之於梅。唯言其實。而不言花。夫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梅花之清麗。而一語不及之。何風人之無眼珠也。即離騷之辭。亦往往說蘭。而不及梅。鼻之於臭性也。不問梅花之芳香。而惟蘭之聞。楚人之性。果有異於人乎。雖然。天下之物。隱於古而顯於今者。亦多矣。何獨恨於梅花。所恨者。濂溪先生就水陸花之可愛者。唯品其三。曰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而不及梅花。豈非缺漏邪。余為贅一評曰。梅花清乎清者也。桃與李。大穠而小清。

題菊畦翁書畫帖

蘇東坡云。君子之於書畫。可以寓意。而不可以留意。遂至此。諸煙雲之過眼。達則達矣。以余觀之。留意何必為不可哉。夫書之與畫。不好則已。苟好之。自不得不留意。留意以愛玩。然後古人之精神見焉。心畫顯焉。其精粗巧拙。皆足以想見其為人矣。則亦論世尚友之一端。其有益於人。非淺小也。苟曰寓意焉耳。則玩物喪志。亦君子所不取也。東奧菊畦翁。多聚近世名人書畫。裝潢為帖。請跋於余。余乃錄此言以付之。



二者之際。翁其審擇而處之可也。

題手錄誠園詩存

余以詞藻末技。辱知於棚倉侯者。有年矣。侯每一篇詩成。輒盛之吟賞。馳价問雌黃者。月率不下六七次。其好之篤。而作之多。可知也。一日余以宮城野金鐘兒獻焉。侯大喜。賜以一絕曰。彩籠近映枕前燈。每聽清音心自澄。月白風涼小園夕。檐鈴和處磴棱棱。末書曰。謝槃溪見贈。誠園稿。既而悔之。謂侍臣曰。善為我謝焉。寡人多病。雖未能延。某聽其講經。然既乞是

正。又質疑義。非師也耶。乃改稱先生。并書尊名以見賜。其謙虛重儒如此。嗚乎。如侯者。真所謂敏而好學。不耻下問者歟。頃者余就侯集中。鈔其最佳者。手錄以藏焉。私名曰誠園詩存。亦聊報知己之萬一耳。雖然。余之所望於侯。豈特詞藻之末云乎哉。

槃溪文鈔卷上



我命之西望求對豈非同燕之志云乎哉  
 以蘇詩為名曰嬌園詩亦神勝味入之萬一不報  
 不報不問善報則善余流於世中始其最善者手於  
 顯其精靈重謝以此由中吹動者其河隨地而後舉  
 五又費蘇幾非弱也亦不之知蘇夫主其書事必以其



